

上杭文史資料

1

1982



上杭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上杭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編輯組

一九八二年七月

上杭文史资料

第一期

编辑 政协上杭县委员会文史编辑组
印刷 福建省上杭县印刷厂

一九八二年七月

(内部资料)

编 者 的 话

《上杭文史资料》第一期，今天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资料性书刊。根据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关于征集时限从戊戌一八九八年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的决定，我们还将继续征集，并陆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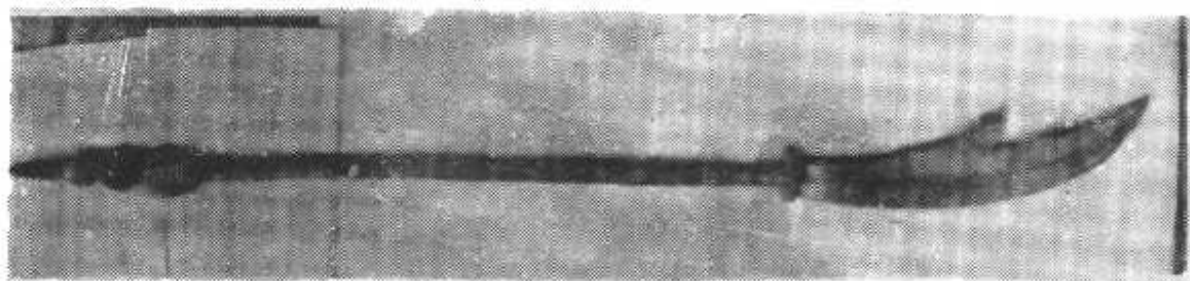
上杭，从宋淳化五年(公年九九四年)设县至今，已近千年，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同时，又是红旗不倒的老区，早在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陈毅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这里进行过伟大的革命实践；红军北上抗日后，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又成了游击健儿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的见证。上杭文史资料极为丰富，对它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不仅可为当前的实践所借鉴，为建设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服务，而且能教育青少年，惠及后世，影响未来。

本期选辑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亲历、亲见、亲闻的记录。在撰稿和编审中，我们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征求有关人士的意见，认真查对史实，对某些史料一时难于查实的，采取“多说并存”。由于编辑人手不足，水平有限，工作中错漏和欠缺，在所难免，竭诚地希望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本着抢救我县史料的精神，不吝指教。

《上杭文史资料》第一册的筹办过程中，得到县委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关怀、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华 岳 作 品 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丁锦堂练武的铁质关刀 黄 宁 摄
(重八十三斤)

目 录

编者的话

才溪的土地革命.....刘 忠 (1)

红杨梅.....陈茂辉 (11)

忆古田会议前后.....吴仁声 (15)

革命生涯第一步

——忆平民学校学习生活.....罗兰洲 (18)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上杭工人运动概况.....蓝尧章整理 (21)

烈士罗化成.....扬帆整理 (27)

上杭设县、建城及其疆域沿革.....吴梅林 (30)

上杭新石器的发掘.....陈健 何星祥 (33)

太平军攻打上杭城.....胡善美 (35)

辛亥革命在上杭.....张启芳 (42)

李鲁小传.....赖元冲 (49)

✓刘坊生平.....丘其章 (52)

阳明祠与《时雨堂记》碑.....林葆康 张启芳 (55)

梁乔与王守仁.....陈 靖 (60)

临江楼.....李兆华 (62)

汀江河谷 (上杭境内) 地形概况.....胡善美 (66)

上杭诸峡.....池粤松 (76)

梅花十八洞.....廖 叟 (78)

七星井.....刘鹏飞 廖汉奎 (81)

上杭首届运动会.....郭玉泉 (84)

稿约

刊名题字.....伍洪祥

封面设计、题图、篆刻.....陈 靖

封二 古田会议址.....邹镜荣 曾素昌供稿

才溪光荣亭.....陈皋贤 陈子凌供稿

封三 蛟洋文昌阁.....丁和隆供稿

上杭大桥.....林建常摄

才溪鄉的土地革命

刘 忠

才溪是福建西部，上杭县 境内的一个乡，南 靠广东 东江，西近江西瑞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时期）中，才溪的劳苦人民为了打倒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三次起义。

第一次，一九二七年八月，才溪人民在南昌起义部队的影响下，举行第一次起义。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经瑞金进入福建西部出广东，路过长汀、上杭出广东东江。那时我二十一岁，在离才溪四十五华里的官庄珠堡乡大地主林日良家做工。林日良是上杭县第三家大地主，一闻南昌起义的部队来了，他全家都跑了。大地主林日良的儿子叫春妹子，临走时拿了几支洋枪出来，要我们拿上，我们不敢要，因为都没有拿过枪不会使用，更主要的是不愿给地主恶霸看家，不做地主豪绅的看家狗。起义部队进到回龙陆续向南进军，经官庄到武平出广东东江。开始我们害怕出去看，怕的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我们过去见过国民党的军队，这个军队拉兵、抓夫，见兵就要“走兵”。后来听说这个起义部队是共产军，是打蒋介石军阀军队的，

是劫富救贫帮助穷人闹翻身的。路过官庄没收了上杭第一家大地主刘棠华的财产，分给了穷人。对劳苦人民秋毫无犯，不抓兵、不拉夫，公买公卖；对穿短衣烂衫的穷人特别客气；对穿长袍马褂的豪绅地主，要革他们的命，共他们的产。于是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统统都躲藏了不敢出来。这真是闻所未闻，翻天覆地的事情，我们一伙做工的年青人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的高兴。

地主逃走了，我们没有工做，就跑到官庄去看起义部队南下。开始不敢走近，站在高地上远看，后来不怕了就接近大路边去看起义军贴的标语，听宣传队给我们作口头宣传。那时我们听不太懂他们讲的普通话，但内心里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认识到这个起义军，真是为我们穷人闹翻身的革命军队。

起义部队进入闽西地区，大财主不建房屋了。才溪全乡外出三千多泥匠工人没有工做了，都回到家乡参加了才溪农民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才溪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领导组织农民协会的，是两个共产党员（当时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面），一个姓包，一个姓张。他们在主席台上说：

“才溪工农同志们！天下是我们工人农民创造出来的，有我们讲话的权利，请你们选出代表上台来吧”。我们选了几个工农出身的代表，可是一个也不敢上台，只有三个青年知识分子，上杭中学毕业的学生，他们上台去了。这次到会的工农群众，有三、四千人，就是豪绅地主躲藏起来了不敢出来。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内心非常兴奋，看到会场的四周墙上，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打倒蒋介石”、“实行土地革命”、“实行共产”、“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包、张二

位讲了话，宣布成立才溪农民协会。接着上台的知识青年拿着大本登记，写上报名加入协会的名单，每个入会的会员收两角钱就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员。我们一伙青年讨论着，这个办法真好，团结起来天下穷人一条心，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于是各人都拿出了两角钱，报上自己的名字，加入了才溪农民协会。我的父亲也在会场，当时没有报名。我报了名加入农民协会，他还害怕得很，回到家里对我说，这能行吗？搞得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我说怕什么，穷人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穷人要翻身就要团结起来，才能打倒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我家祖祖辈辈都受豪绅地主压迫得抬不起头来，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的母亲听着我说这段话非常高兴，对着父亲说：“儿子加入农民协会是对的，我们要翻身，也是为大家穷人办事，你不入农民协会是怕事，不对的。”我父亲听了我和母亲的话后，他通了，也报名加入了农民协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才溪就有三千多劳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员。

“八一”起义的部队在广东东江作战遭受挫折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镇压人民革命力量。才溪的农民协会被解散了，包、张两个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了，参加领导农民协会的知识分子，有的动摇了，有的叛变了。军阀、豪绅、地主、恶霸，变本加厉地剥削压迫劳苦工农群众。那年又闹灾荒，地主囤积粮食不卖，粮价突飞猛涨，贫苦的工农劳动群众吃不上饭，只好上山挖野菜充饥。这时，才溪人民都怀念着领导我们起义的包、张两位共产党员，纷纷传说他俩的鬼魂到晚上常常出来演说，这是表示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怀念。才溪第一次农民起义，一九二七年九月，公开组织的农民协

会被解散了，也是第一次才溪的农民起义失败了。

第二次，一九二八年春，闽西特委派李天富、罗化成两同志来到才溪组织秘密农会。他们以算命测字的职业作掩护，秘密地作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他们白天穿长袍子装做算命的人，到处去给人算命测字，晚上就聚集工农群众在祠堂、庙宇内，有时也在山岗上的森林内或没人住的房屋里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秘密农会，吸收个别先进可靠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他们开会宣传的内容是很能教育劳动人民的，使才溪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觉悟地团结起来了。他们说：“我们广大工农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姓氏性别，一定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要用自己的拳头打碎豪绅地主恶霸的脑袋，我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是做翻天覆地的斗争。我们共产党人要领导全国人民改变天下，改造世界。地主豪绅，封建势力统治了国家几千年，现在我们劳动人民该起来管天下的大事了。”

我经常参加李天富、罗化成两同志组织的会议活动，有时他俩住在我家里接触很多，常对我作个别谈话，因而使我渐渐地知道了党的主张和党对当前斗争的任务、方针和策略，以及未来的崇高理想。于是一九二八年七月，他俩介绍我加入了党组织。经过一年的考验，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张赤男、林鹏二同志正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就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这是七月初的一天，在才溪水西坑林应三同志的家举行了入党仪式，填了入党志愿书，在党旗下举起左手宣誓：“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的誓词。同我一起加入党的有王奇才、王仲玉和林家顺同志。

因为起义部队在东江战斗失败，才溪的地主豪绅，在上

杭县的军阀、官僚势力支持下，更加猖狂地对劳苦人民残酷压迫剥削了。粮食越卖越贵，一块大洋仅买得十二斤一斗的谷子，穷苦的工农大众根本没有办法过日子，吃不上饭，山上的野菜、树皮、羊蹄子都挖光了，吃得人人脸上都浮肿。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还要强征数不清的各种苛捐杂税，劳苦人民对这些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是咬牙切齿的恨之入骨。正在此时，我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更加活跃起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广大工农群众作宣传，对已组织好了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进行革命的行动。我知道了党当前的行动意图，斗争的意志就更加地坚强起来。党为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集中向当时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作斗争，于是把一些土匪、红帮的力量也利用起来了。

一九二八年年底，有一天，才溪区委得到了土匪、红帮联合行动的消息。才溪的土匪头子林祖光（外号大头四子）、王邦达（外号板之）、联合红帮头子曹盛德（又叫曹来子）今天晚上在庄背庙内联合开会秘密起义，他们提出劫富救贫的口号。区委决定利用他们的联合行动，要我和王奇才同志打进去做他们的工作，可与他们拜把兄弟，掌握他们的行动。我和王奇才两人受当时才溪区委书记林应三同志的派遣，就去参加了。才溪有个神庙叫庄背庙，庙内有两个神像是兄弟俩，一个叫石古，一个叫石孟，统称为“福主公王”，据说是历史的民族英雄。那时全乡人民还信神信佛都去该庙内烧香朝拜，逢年过节时许多人到神像面前宰猪、杀鸡。应三同志对我们说：“土匪、红枪会头子今晚在庄背庙开联合会，结拜兄弟，提出劫富救贫作秘密起义。你俩利用亲族关系可进去做他们的工作。区委会决定可利用他们的行动，作第二次起义的准备。”

我是利用亲戚关系进去的。大头四子林祖光，是我母亲的堂弟，我叫他“四舅”，经他亲自介绍参加进去的。我进庙一看，会场的四周警戒森严，每人都要有人作保，到会的六十三人称为六十三兄弟，每人都用新安的名字登记上册，我的刘忠这个名字就是在这次安的。把一切手续办妥后，就正式宣布开会，在神像台前点着了香烛，杀了七、八只大公鸡，把鸡血洒在烧热了的六十三碗酒内，然后六十三人一起跪下，结拜为六十三兄弟。红帮头头曹来子主持会，他起誓说：“我们六十三兄弟是同心同德，劫富救贫，有马同骑，有福同享，坚决打倒地主，不准他们贵卖粮食。我们明天就在天后宫门前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的章程。请各兄弟端起酒碗我们宣誓：‘吃了红花酒，寿年九十九，若背叛誓言，照公鸡头落’”。大家端起酒碗把酒一喝而尽，而后人人拿起杀鸡的刀斩一下鸡公头，以表示不违背誓言。曹来子讲话中还规定很严格的纪律，当时听着有点吓人。一晚上整整搞了三个多小时才散会。当晚我就到林应三同志那里，如实的作了汇报。

第二天早晨，从村头到村尾，贴满了标语，在天后宫门前，还贴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布告。地保打着铜锣，从村头到村尾去喊：“今天上午全乡人民到天后宫门前开大会”。这次全乡的工农群众到会的有四千多人。上午开会时王邦达的兄弟王允强，跳上讲台上大声地说：“父老兄弟们，今天，开大会宣布起义，这是我们才溪工农第二次起义，我们真要革命了。现在请总指挥曹盛德讲话”。曹来子身穿纺绸大褂，头戴灰色礼帽，走上讲台提高嗓子讲：“大家推举兄弟当总指挥，兄弟的才学浅薄，还望众乡亲们多多帮助……”。到会的工农群众一听到曹来子当暴动的总指挥就泄气了。主

允强最后宣布：“昨晚庄背庙起义的兄弟马上到花厅下集合”。当时我真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到花厅下后，大头四子林祖光，就宣布要富家捐款、派粮。结果豪绅地主粮款未派，而在上杭城内搬来了一个营国民党兵，坐镇才溪，镇压才溪的劳动人民。这时，红帮头子和土匪上了山，有许多群众害怕，跑到外乡去了。但豪绅地主恶霸，更加洋洋得意，耀武扬威的猖狂起来镇压劳动人民。这次起义未成功是党领导未起着领导作用，但教育了全乡劳动人民。党也摸索着这次起义未成功的经验。

才溪区委为加强上与杭县委联系，能及时得到县委的指示，重新安排了联络部署。派林鹏同志(区委委员)在上杭城内开洋货店作掩护，作为同县委联系的固定点；派我以卖茶叶为名作才溪区委和上杭县委的交通联络，每月可来往二至三次。我到城里就秘密去林鹏同志处取县委指示、文件，有时接受当面口头指示，回才溪就向区委林应三同志交县委的文件和转达县委的口头指示。这样就使上级党对才溪区委的指示更加及时，保证了第三次起义的成功。

第三次，一九二九年夏季，才溪第三次举行农民武装暴动，胜利成功了。农历四月下旬的一天，才溪区委接到上杭县委的通知说：朱军长、毛党代表率红军第四军，开进了我们福建，进占了汀州，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郭凤鸣旅。现红军南下正向上杭、武平、龙岩、永定进军。得此消息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五月初八日，红军部队已到达南阳（离才溪三十华里）。我们区委已派了人去接头，欢迎红军开来才溪支持我们举行暴动。派去接头的人在贵竹地区与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接上了头。部队向旧县开进，一纵队政治部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信上写道：“才溪的劳苦工农们！本军因另有任

务，不能立即开去贵乡。你们自己有力量就可以举行暴动，如果力量不足，把握不大，可将豪绅地主的名单先调查登记好，以便将到暴动时一网打尽……”。区委接到此信后就积极进行暴动准备工作。于是农历五月初八到六月二十二日，这一个半月内，根据红四军一纵队政治部的来信和上杭县委的指示，才溪区委继续积极的发展党员，并做好暴动的一切准备工作。

一九二九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红军第四军一纵队开到了才溪。我们区委事先与红军取得了联系，这时区委发出紧急通知：立即举行暴动。一声令下全乡工农劳苦大众，一齐动手，将地主恶霸的武器如：洋枪、土枪、鸟枪、红缨枪和土炮等全都收缴了，把大多数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捉起来了，只跑了几个。地主的粮食、物资、猪牛等全部没收起来分给了工农群众。当时正是收割稻子的季节，收割的粮食劳动农民群众破天荒的第一次保住了自己劳动的所得，心里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有些农民群众也还有顾虑，因为恶霸地主虽然是捉起来了，可是没有杀掉，若放出来今后报复是吃不消的，因此，有些农民群众不敢要那些从地主家里没收来后分给他们的粮食物资。

在红四军一纵队政治部的指导帮助下，召开了才溪全乡的工农群众大会。才溪全乡工农群众沸腾起来了，颈上系了红布巾、红布带，手臂上套着红五星的袖章，肩上背着红缨枪、土枪，腰间插着铁尺、短刀，敲锣打鼓的到才溪圩的马道坝参加大会。在大会上宣布成立才溪乡人民革命委员会和上杭县工农赤卫队第十三大队。公推王树炳为人委会主任，林祖光为上杭赤卫队第十三大队队长，林鹏为大队党代表，王邦达为副大队长。当场枪决了两个工农群众极为痛恨的恶霸

地主“马嘴六哥”与“黄毛头”，将抄出地主存的田契、借据在大会当场烧毁。这就把全乡的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普遍地发动起来了，革命热潮在全才溪轰轰烈烈的发展着，每个角落里都在沸腾着。

但是，恶霸豪绅地主对工农群众起来闹翻身，革他们的命是极端仇恨，死不瞑目的，他们拼命地进行反扑。七月上旬，上杭县民团团总大恶霸地主刘子畴，他是才溪四坊乡的下王人，趁赤卫队十三大队开到南阳地区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之时，率领国民党军一个营的兵力和民团，从上杭出发分三路进军袭击才溪。我当时在人委担任财务科长，人委会主任王树炳是地主分子，他看到敌人进攻就动摇，不拿出办法来对付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到西山躲藏，一面火速派人去南阳通知赤卫队迅速开回，并告知红军部队派兵援助，歼灭进攻我们的敌人。刘子畴是地头蛇，对才溪情况很熟悉，还有地主豪绅同时带路回来。国民党部队一进才溪就到处抢劫掳掠，被捉去了一批人，烧了房子，抢走了许多物资。敌人发尽了兽性，劫抢物资后，不敢在才溪住宿，当天傍晚就撤到下王去了。我们赤卫军十三大队得到消息后，当晚赶回才溪，红四军一纵队连夜派了一个连来援助十三大队，还有部份农民群众也参加了战斗，星夜出发，第二天早晨，发起进攻，不到一个小时就攻进刘子畴的老巢——下王。敌人没有料到我们会这样迅速调回十三大队对他的回击，因此很快就把袭击才溪的敌人大部歼灭了，仅刘子畴自己带一小部份兵力逃回上杭城。跟随去参加战斗的农民们，把刘子畴的家产没收了，房子也放火给他烧了，又抓住刘子畴的亲兄弟，当时就割下了他的头，在下王村进行示众。经过这次战斗，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对敌人一定要狠狠打击，你

不杀恶霸地主，那恶霸地主就要杀你，不坚决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把你消灭。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从此以后，才溪革命人民，坚决惩办了本乡的地主恶霸，并到各地区去帮助四周的工农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和工农赤卫队的工作，扩大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八月上旬，我被调上杭赤卫军第十三大队任军需长。当时赤卫军十三大队的内部成份较复杂，必须整顿，区委决定对暴动时混进来的流氓地痞、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需进行清洗处理，使革命人民武装掌握在党和工农群众手里。这时才溪人民革命委员会改选为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共产党员王仲玉同志担任第一任主席，各项工作开始走上了轨道。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将全部土地分配给了劳动人民，这就巩固了才溪人民革命政权，才溪就成为当地革命的一个中心地区了。

在我的家乡才溪，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红军第四军一纵队，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开到才溪时，毛主席随一纵队行动第一次到才溪。他住在下才溪塘子垅王田春的家。毛主席到才溪区委指示工作时，我见到了他。谁也不知道他是毛主席，当时不叫毛主席，而叫毛委员、红四军党代表。他没有在群众大会上出面，张赤男同志说：毛党代表因身体不好，随一纵队行动，还要保守秘密。我们当时也不认识，他化名叫“老王”。听张赤男同志说后，内心十分高兴，可是一定要保守秘密，才能保证毛委员的安全。以上就是在才溪土地革命中，三次农民起义的经过。